



憲章類編卷之十二

宮闈

洪武三年五月著令嚴宮闈内外出入之禁

洪武五年六月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 定掖庭局

司女官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按洪武五年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
內治漢設內官二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
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

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番法將來命重加裁定
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
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總
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賓司衣司仗司飾尚食
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
功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凡二十四司宮正掌戒令責
罰之事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
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年願留者聽
其在宮闈及見授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皇太后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
后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

正統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
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劔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先
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
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

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
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
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洎諸臣留振此
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
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政在臺閣委用
三楊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
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
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
者必召振責之

正統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太
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
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
四年當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
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
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景泰帝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

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

天順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聖母皇太后孫氏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皇太后詔示天下

天順六年九月皇太后孫氏崩尊謚孝恭章皇后

天順八年正月憲宗 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大行既崩上在東宮

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鏗尚書王翱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

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

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
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
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
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口得上再三勸諭已
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
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
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

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
禮

成化元年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
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
替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
不報

成化四年六月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
部會文武羣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

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竝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

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禮部尚書姚夔
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
議陵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
文武群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等
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群臣始
退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皇太后徽號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為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為皇太后

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
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
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
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
謚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
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
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律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瑩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因論祔廟之禮律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

后竝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湏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

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如太廟不敢
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
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
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柰 先帝
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
等其詳議之律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
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
源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
宋始有竝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
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
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為非禮不足為法衆皆從
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
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
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於是中
外翕然稱合禮云

弘治十八年八月武宗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
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為皇太后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正德十六年世宗 四月丙午遣太監秦文等詣藩府
奉迎聖母

嘉靖初年追尊 皇考獻皇帝生母為孝惠太皇太后

廢太后

天順元年二月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
妃

皇后

洪武戊申元年正月 立妃馬氏為皇后

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世家于宿州閔
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順壬
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
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
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 上誠敬感孚
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
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
復立后謚為孝慈皇后

革除建文元年正月冊妃馬氏為皇后

成祖革除建文四年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冊妃張氏為皇后

宣德三年三月命駙馬都尉宋瑛大學士楊榮為正

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為皇后

正統八年四月冊立皇后錢氏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景泰帝冊妃汪氏為皇后後景泰

三年廢

景泰三年五月立子見濟生母杭氏為皇后

天順八年秋七月憲宗立皇后吳氏是年九月廢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冊妃張氏為皇后

正德元年八月冊皇后夏氏按正德以前皆一帝

一后洪武十五年永樂五年中官崩皆不復立繼后惟

嘉靖有元后孝潔皇后陳氏繼廢后張氏皆葬西山

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廢后

宣德三年三月皇后胡氏因疾久弗瘳請辭位就間居別宮為靜慈仙師

正統八年十一月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景泰三年五月廢皇后汪氏居別宮

天順元年二月廢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四月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卒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

子保全竟獲若終

天順七年秋七月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天順八年憲宗九月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位不

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王之罪免死
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
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
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罪四乞寘諸法因斥內閣執政
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
州

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孝宗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
膳如母后禮先是母后紀氏為萬貴妃所害成疾卒猶
欲及 上得廢后吳氏保護之云

皇貴妃

洪武十七年十月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宮事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景泰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

成化四年九月 初天順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及
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史以
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隆赫通

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使婢僕結通
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亦附之彭時
言此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見
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上曰朕自脩
省所辭不允吏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
引咎乞免不允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巳巳彗星
昏見西南方六科給事中魏允等言竊見今春以來
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
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

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况
雙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
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
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
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
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
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
竝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上曰所言有理宮中
事朕自處置

成化十一年五月皇子母紀氏立為妃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傷害成疾因而不
起謚贈為恭恪莊僖淑妃即孝宗母后也

八月壬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成化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

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

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

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

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暮而薨

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方常與

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

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

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

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

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弘治二年二月時 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禮科給事

中韓鼎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旦

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正德元年八月冊德妃

正德十六年六月

憲章類編卷之十三

諸王府

洪武二年四月定封建諸王國邑

洪武三年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於奉
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
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
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 詔冊封諸王子為王第
二子樛為秦王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棊為燕王第

五子橚為周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樟為潭王第九子杞為魯王第十子檀為蜀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洪武七年正月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洪武九年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五月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

飾大青綠亦若不為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九月更定王府官制

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

洪武十三年三月燕王之國北平 六月遣使齎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楚各王府故諭

之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
王為遼王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靖江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
之孫皇姪子正之子也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
守謙於宮中日教訓之甚篤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
狠狎比小人肆為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
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容
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

也既七年上以其父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
又推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
佚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迺召至
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為世子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徙慶靖王於韋州 十月徙封岷
王於雲南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
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

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
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
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
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
三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
南守臣罷其役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閏九月

更定親王歲祿壹萬石

洪武三十年八月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

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
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
移文各王府知之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周王
橚逮至京廢為庶人

革除建文元年正月封弟允熲為吳王允熒為衡王允
燦為徐王 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四月
召湘王栢於荊州栢自焚卒 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
召齊王榑至廢為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

未幾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榘於雲南並廢為庶人
革除建文元年八月召谷王穗還京 徙封遼王於荆
州削寧主護衛 遷肅王榘於蘭縣

革除建文四年六月成祖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降封
吳王允燧為廣澤王衛王允燧為懷恩王徐王允熾為
敷惠王 九月徙封谷王穗長沙廢廣澤王懷

恩王為庶人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永樂元年正月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有勳周王
橚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於父遂有

是命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榘舊封 四月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
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
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
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為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上以代王桂岷王榘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
職

永樂二年三月改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熾
為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 四月封第二子高煦為

漢王第三子高燧為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為世子衆子為郡王

永樂三年五月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六月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車以副倚重之意

永樂四年五月齊王棹至京師先是棹結無賴叢游客

私借帝號及呪詛魘鎮等事屢有告者察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棹請入朝面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棹罪不當宥棹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斮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十二月辛亥甌寧王允熾暴卒懿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即位封敷惠王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夜邸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謚哀簡云

永樂八年十月上聞周王橐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
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
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
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
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永樂九年二月勅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
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
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
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隋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

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
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此屢遣人齋符至王國王
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
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
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降晉王濟熺為庶人俾與長子
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為不軌自絕
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
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

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旣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永樂十四年九月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典漢府兵事右軍都督僉事歐

陽青曰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十一月以谷王穗謀逆事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永樂十五年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三月丁亥朔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壯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竒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旣知矣汝何慮士竒對曰漢王始冊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

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永樂十五年九月庶人允熲卒允熲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允熲建文中封吳王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為庶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仁宗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

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十月免遠安王貴燮巴

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群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洪熙元年三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洪熙元年七月宣宗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

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宣德元年正月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覷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主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預誥命

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宣德二年正月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襲執趙王之計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齋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為嫌 三月晉王濟熿以

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
爵 上復書慰之

宣德三年閏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
鄉田土俾衆子耕種為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
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
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汝
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有罪俱免為庶人 七月寧王
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
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

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壬申皇子
祁王生上之第二子

宣德四年四月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
司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
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
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
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
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
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

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
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迺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
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
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
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
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
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

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
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為擅改
舊制且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
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赦免之
說何究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
謂來諭蓋托此為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
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群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
非獨群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
義不可得矣亮之五月書與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

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為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做叔祖所言皆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喻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宣德六年十月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霍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繫執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聿曷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封皇弟初鈺為郕王

正統元年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正統八年冬十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

景泰三年六月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景泰五年五月齊庶人賢懋谷庶人賦愀移置南京

景泰七年十二月削寧府護衛

天順元年四月襄王瞻塏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
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
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
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

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

一行之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

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

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

等之苑亨軌實為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上

壯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非

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則唯

父為重天下為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

皇為重質豈有廢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

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揅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天順四年二月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

成化六年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竒渚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成化十三年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方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當削爵降為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去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成化十四年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鋌追降為庶人仍錄獄成化十七年七月汾川王貢鏞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為善陰隲孝順事實與之

成化十八年四月賜晉王書該府承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為軍國採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己自有樂地何必為此矯激虛語顯書

以達王其防範之 九月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
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竒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
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竒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
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之過數竒澗以前項罪惡降竒
澗為庶人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
告岷府選用乳婦為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
婦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東垣
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無貴

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
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弘治四年十一月與王徙封于安陸

弘治七年春正月與王之國安陸州 上第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王
無後

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正德四年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正德五年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
何錦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御史安
惟學偽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
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
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
討寘鐸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鐸父子賊黨悉
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為內
應透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
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
徃寧夏撫安地方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鐸等
伏誅

正德九年三月寧王宸濠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
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
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
瑾誅護衛屯田復車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
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為大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遂遺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
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

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于
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
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
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
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
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
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
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
揚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
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言官交論護衛不
可與不聽 夏四月復興府護衛屯田

正德十年十月謫胡世寧戍遼東潘陽衛時寧王宸濠
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權貴
在位者皆觀望畏憚莫敢發世寧為江西副使上疏言
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甚利害遍及於
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
之事蓋有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
提督巡撫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

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
矣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
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
潘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再
經冬掠捕備至幾瘦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
訟其寃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正德十二年七月秦王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為牧地大
學士梁儲草制言益地不便 上悟不允

正德十四年五月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

史顏願壽往戒諭寧王宸濠革其護衛先是寧藩世畜
異志迨濠奸惡尤甚至是因 上巡游無已儲貳未建
外議籍籍遂興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
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
家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
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濠恐泄陰謀令賊黨劫獄奪
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申
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張聲譽以
惑衆心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密與司禮監

蕭敬及吏部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
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罷倖
日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
疏至上見奏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且將置
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 上曰朱寧臧賢交
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也稱
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
亦黨濠助楊廷和為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及謀且知
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

為內主 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霧傳旨故事
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
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
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矣切見寧王不遵祖訓包
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
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
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
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直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
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

宜急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贊
羨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
史沈灼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
適駙馬崔元聞遣詣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
府嘗命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勅
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
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
護衛盖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
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璿建議選兵為

江西備留中日又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宸濠偵卒
林華匿臧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厨開則
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脫歸 六月寧
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
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賴義崔元顏頤壽等行京師
誼傳以為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
在京即無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
鎮巡三司等官濠聞大驚竊以為詔使此來必用昔日
蔡震擒荆府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官眷始遣駙馬親臣

蓋不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閱念四兵十三凌十
一等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養民間予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太
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既說我孝

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及覆豈知大義令縛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反覆辯論斥其為賊且顧燧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逵同燧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遂執鎮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汪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杲劉斐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械鎖下獄思聰與宏不食死濠乃偽

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為太監迎士實為太師養
正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等官叅政王綸為兵
部尚書李敷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
郡縣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章副使唐錦為所脇移咨府
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晏伯王
春等四出收兵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勘處福建叛
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友遂易小舟轉
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才識
復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未奉討

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四方暴濠
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仍奏留復命御史謝源
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圖壯向至是
亦為少沮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壯命凌十一等奪船
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濠令師夔守之 叅政
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濠偽檄
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領哨官縛送軍門守仁即固
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

動尚爾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秋七月朔宸濠屬宗支拱樛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柝李士實劉養正并閔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總一百四十

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章告變兵書王瓊請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為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

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
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翌南京戶書王鴻儒主
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
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擒
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為乎且令南京守
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上裁務在
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逮吏部尚書陸完太監蕭
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

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王守仁
義兵討宸濠躬督知府伍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睟以
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
德孺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克元童琦南安推官
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
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丙午大
會于樟樹巳酉誓師守仁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者斬
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將次
早巳酉呼文定等四知府入手是牌授之曰此是實語

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新舊厰以應省
城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以
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南昌城中為備甚嚴及厰潰
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衆遂呼譟梯絙入城
擒棋櫟萬銳等千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
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促兵追濠
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
兵二萬趨南昌濠繼其後我衆謂賊勢強盛宜堅壁觀
變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唯以爵賞誘

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
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遇
於黃家渡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各
領精兵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
兵少却文定鬚為砲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
三賊衆敗走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丁巳濠猶
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
焚之賊遂奔潰溺死者萬餘人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
濠為知縣王冕所執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偽

授官屬皆被擒江西遂平初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乃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
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 八月上親征至良鄉王
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
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擣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墮
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
檄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
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
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行

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
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
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
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
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
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
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
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

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
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
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
之此出為群小在君側歆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
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
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
其無他以濠付之 王守仁至京口將徑趨行在致仕
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
西守仁既還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

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
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
啓豐守仁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
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
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
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
與之視嗟嘆乃去又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
安得犯之會及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酌酒聲
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忠等語不稍

狗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於彼柰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上還北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楸等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燔屍揚之

親王系封都祿世除

太祖高皇帝二十六子長懿文太子四成祖 二秦王國西安祿萬石世封三晉王國太原祿萬石世封伍周王國杭州改開封祿二萬石除續封六楚王國武昌祿萬石世封七齊庶人居青州除續封又除八潭王國長沙罪除九趙王祿萬石無子十魯王國兗州祿萬石世封十一蜀王國成都祿萬石世封十二湘王國荊州無子十三代王國大同祿六千石除續封十四肅王國甘肅徙蘭州祿千石世封十五遼王國廣寧徙荊州祿二千石世封十六慶王國慶陽徙肅州又徙寧夏祿萬石

世封十七寧王國大寧徙南昌祿萬石逆除十八岷王國岷州徙雲南又徙武岡祿千五百石除續封十九谷賡人國徙長沙除續封又除二十韓王國開原改平原祿三千石世封二十一潘王國潞安祿萬石世封二十二安王國平涼無子二十三唐王國南陽祿五千石世封二十四郢王國安陸無子二十五伊王國河南祿二千石世封從孫一人靖江王國桂林祿千石除續封

懿文太子五子長虞王無子二建文帝三吳王國杭

州祿萬石革改封又除四衡王國衡州祿萬石革改封又除五徐王國徐州祿萬石革改封又除

成祖文皇帝三子一仁宗二漢庶人居樂安逆除三趙王國彰德祿萬石世封

仁宗昭皇帝十子一英宗二鄭王國鳳翔改懷慶祿萬石世封三蘄王無子四越王無子五襄王國長沙

改襄陽祿萬石世封六荆王國建昌改蘄州祿萬石世封七淮王國韶州徙饒州祿萬石世封八滕王無子九

梁王國安陸無子十衛王無子

英宗睿皇帝九子 一憲宗 二榮王祿萬石無子三

許王無子四德王國濟南祿萬石世封五秀王國汝寧

無子六崇王國汝寧祿萬石世封七忻王無子八吉王

國長沙祿萬石世封九微王國鈞州祿萬石世封

憲宗純皇帝十三子一悼恭太子二孝宗 三興王睿

宗 四岐王國德安無子五益王國建昌祿萬石世封

六衡王國青州祿萬石世封七雍王國衡州無子九壽

王國保寧改常德祿萬石世封十汝王國衛輝祿萬石

世封十一涇王國沂州無子十二榮王國常德祿萬石

世封十三申王國叙州無子

孝宗敬皇帝二子一武宗 二蔚王無子

睿宗獻皇帝二子一岳王無子二世宗

玉牒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

重複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為一世

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為二名

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宣德五年夏四月重修玉牒成

諸王祿米

洪武二十年七月定親王歲祿五萬石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弘治七年正月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

房價墳銀

弘治十四年七月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有差具會典中

事干王府啓請

永樂元年五月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諸王省視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韓王潘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諸王督兵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漢王衛王谷王慶王寧王岷王練兵臨清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晉王統山西河南兵出塞捕虜

永樂元年二月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 四月太白出昴北遺書諭高煦曰仰觀天象當知所警占書云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永樂二年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宗室有犯安置鳳陽

宣德二年四月廢晉王濟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天順二年正月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

子也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
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
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
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皆愧服遂
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
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憲章類編卷之十三終

